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十一 經部

詩緝卷二十一

宋 嚴粲 撰

小旻（音閔）大夫刺幽王也（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蘓氏曰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旻在大雅者謂之召旻）

小旻刺不能聽謀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釋天曰秋曰旻天○王肅曰仁覆愍下曰旻天）敷于下土（傳曰敷布也）謀猶回遹（音聿○傳曰回邪也遹僻也）何日斯沮（音咀○箋曰沮止也○今日沮有所憚而止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箋曰覆反也）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音窮）

◯傳曰

卭病也

首章次章言謀而不能擇也旻天以仁憫為稱今乃迅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偏受其害言災禍荐臻也是皆人事有以召之幽王宜恐懼而改圖矣今謀猶邪僻不反其轍不知更待何時而後畏沮也謂天怒已甚王改過豈可緩乎羣臣之謀非無可從者但王於謀之善者不從謀之不善者反用我視其謀猶亦甚病矣

潝潝訿訿潝音吸訿音紫○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李氏曰劉向云潝潝相是而背君子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箋曰具俱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音旨○箋曰底至也羣小相聚潝潝然相和而苟合訿訿然相詆而苟毀同乎己者以為是異乎己者以為非小人之好惡如此甚可哀矣謀之善者俱背違之謀之不善者俱依就之我視其謀猶則亦何所底至乎至於亂亡而已我龜既厭去聲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傳曰集就也發

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李氏曰左傳楚子伐鄭其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　如匪行邁謀釋文曰邁遠行也　是用不得于道

三章言謀之非其人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卜筮既數龜亦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卜之不中也謀事者雖多而不能斷則惑於議論之不定是以不能有就發言滿庭而無敢決然任其責者謂事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如人欲行路必問於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

其無得於道路之事也如沈慶之言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䟽曰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也○今曰書相古先民有夏○傳曰程法也匪大猶是經箋曰大猶大道也○傳曰經常也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傳曰潰遂也

四章言謀而不能斷也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古人為程法不以大道為經常維淺近之言是聽受是爭辯言所見止於目前而無遠圖也如築室于道傍與行

道之人謀之人人異見故不得遂有成也朱氏曰古語云作舍道傍三年不成

國雖靡止蘇氏曰止定也或聖或否音缶民雖靡膴音呼○疏曰膴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傳曰艾治也○朱氏曰聖哲謀肅乂即洪範五事之德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箋曰淪率也胥相也

五章言賢愚將同受其禍也國雖無所止定而人有通聖者或有不然者民雖寡少亦或有明哲者或有善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能理治者豈可厚誣天下

為無人哉人主能擇其賢者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皆賴以濟令乃使小人用事於上則政亂國敗賢愚皆喪亡矣如衆泉之流更相灌注一處決潰則衆流俱竭是淪率相與以敗也蘇氏曰雖世亂民僻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

不敢暴虎傳曰徒搏曰暴虎不敢馮河馮音憑○傳曰馮陵也徒涉曰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傳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末章言懼禍也虎不可以徒搏河不可以徒涉人特知此一等事耳不知其他更有可畏之事謂國將亡而禍及己也暴虎馮河其禍立至則知畏之亡國之禍稍緩則不知畏也我則戰戰而恐兢兢而戒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氷之恐陷懼之甚也荀子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押虎也遂引此章蓋斷章取義耳毛祖其師之説以為不敬小人之危殆今考本詩諸章止言不能聽謀無畏懼小人之意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 音婉 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刺不能自強而昏於酒下不能撫其子上不能紹其先也

宛彼鳴鳩 傳曰宛小貌○曰鳴鳩鶻鵰也即氓詩食葚之鳩郯子所謂鶻鳩氏司事莊子所謂鷽鳩也非班鳩也鶻音骨又如字鵰音嘲亦作鵃鷽音學○釋鳥曰鶌鳩鶻鵃鶌九勿反○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為鶻鵃○杜預曰春來秋去故為司事○釋曰按舊說及廣雅皆云斑鳩非也○山陰陸氏曰莊子所謂鷽鳩笑之者是也多聲故名鳴鳩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

矣今飛鳴戾天勉强故也性食桑葚陸璣云一名斑鳩似鶻鳩而大項有繡文斑然與此鶻鳩全異璣之言非此鳥喜朝鳴故曰鶻嘲也此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夜搶音鏘枋音坊木名夜音夜

翰飛戾天翰去聲○蘇氏曰翰羽也○傳曰戾至也我心憂傷念昔先人陳氏曰先人據幽王以言宣王也明發不寐疏曰明發從夕至明也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有懷二人蘇氏曰二人文武也

首章刺不能自强也興也宛然而小之鳴鳩決起而飛搶榆枋不至而控於地者也然亦有羽飛至天之志事在强勉而已幽王不自奮起曾鳴鳩之不若將

日就衰替隧其祖宗之業矣故我心憂傷其如此追念先人宣王能自夕至明憂勤不寐永懐文武之烈惟恐失墜遂致中興此幽王家庭所親見而曾不念之乃令臣下念之乎

人之齊聖今曰謂整齊也○疏曰聖通也飲酒温克傳曰克勝也彼昏不知壹醉日富今曰壹專也壹醉專務酣飲也○陳氏曰富益也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傳曰又復也

次章刺沈湎也人之整肅通達者其飲酒也能以温

和自克彼昏昧而不知者專務酣飲日以增益唯酒是務焉知其餘也以酒喪德君臣沈湎則天命將改矣故戒羣臣以各敬爾威儀恐天命一去不復來也

○齊聖廣淵底至齊信生而徇齊彼皆言聖人之事此言齊者止謂整肅也或疑飲酒小節未必係天命之去留殊不知蕩心敗德縱慾荒政踈君子而狎近倖玩寇讎而忘憂患皆自飲酒啓之禹惡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歷觀前史其事可監晉元帝以

王導一言而覆杯其能植立江左宜哉

中原有菽 音叔○傳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采菽箋曰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藿○疏曰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采菽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荁音完○今曰箋於生民荏菽及采菽皆云大豆是鄭意以菽即荏菽也

庶民采之螟蛉有子 螟蛉音銘零○傳曰螟蛉桑蟲也○陸氏曰桑上小青蟲也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也

蜾蠃負之 蜾音果蠃羅之上○曰蜾蠃者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螉記所謂蒲盧也蠮音壹螉音翁○釋蟲曰蜾蠃蒲盧○郭璞曰即細腰蠭○鄭注中庸曰土蠭○山陰陸氏曰即今細腰土蠭○解頤新語曰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

七日化為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蠃之巢毁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螺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蠭莊子云細腰者化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古人名物多取形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蠭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黑之茨青黑之鴆皆名以雛也○傳曰負持也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曰式用也穀善也

三章刺黜其子也幽王黜太子宜臼宜臼奔申侯此

章刺之言中原有菽庶民乃采之而去桑蟲有子螟蠃乃持之而去喻王有太子不能撫愛而申侯乃挾而去之也王若以宜臼為不肖何不教誨之用善道而使之似續於己乎錢氏曰庶民采而去則非我所有矣螟蠃持而去則非我所保矣今王有子乃黜棄之將有挾之而為不善者

題彼脊令題音弟○傳曰題視也○曰脊令雪姑也飛則鳴解見常棣載飛載鳴箋曰載之言則也我日斯邁箋曰邁行也而月斯征箋曰征行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歐陽氏曰所生謂宣王也○今曰即首章先人也

四章申首章之意也他鳥飛則不常鳴唯脊令且飛且鳴口翼俱勞無有止息可以人而自暴自棄乎今日月逝矣王宜愛惜日力夙夜勉勵無辱宣王也脊令飛鳴即鳴鳩戾天之意○宣王承衰亂之後而能中興幽王繼中興之緒反致衰亂故一曰先人二曰所生以其所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久遠難知之事也

交交桑扈胡之上濁○歐陽氏曰交交參雜相亂之謂也○曰桑扈有二種此青雀也性之竊脂者

也○釋鳥曰桑扈竊脂○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山陰陸氏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若魯有两曾參也釋鳥云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蓋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觜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領皆鶯然而有文章者是也所謂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正以其性之竊脂者言之也故以啄粟為失其性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也故其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蓋君臣素以為質而文之者禮也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又云魋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則夏扈竊玄言淺黑秋扈竊藍言淺青冬扈竊黃言淺黃棘扈竊丹言淺赤桑扈竊脂言淺白同其理也且爾雅主詩言之而小雅桑扈所取者有两竊脂故爾雅亦兩解也鳭音刀鷯音僚虦潺棧二音貓苗茅

二音魋音隤○補傳曰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物耳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塡田之上瀾○傳曰塡盡也○箋曰窮盡也宜岸宜獄傳曰岸訟也握粟出卜今日史日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見古以粟問卜也糈音所自何能穀長樂劉氏曰穀善也

五章述民病也此桑扈性之竊脂者乃食肉之鳥而交交然亂雜以循場而啄粟失其性也可哀哉我此貧窮寡獨之人迫於朝夕之計宜其相與爭訟而入於獄也言宜者謂勢使之然雖在縲紲而非其罪也又持粟行卜問其勝負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亦可

憐矣

溫溫恭人傳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惴惴小心惴追之去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末章言懼禍也溫溫然恭謹之人無過可指然處今亂世如集于木而恐墜如臨于谷而恐隕戰戰而恐兢兢而戒如履薄冰而恐陷不敢不懼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音槃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大音泰○朱氏曰幽王娶於申生大子宜

曰後得褒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宜臼之傅知其無罪而憫之故述大子之情而為之作是詩也

周東遷之禍基於此人倫廢而後夷狄乘之

弁彼鷽斯鷽音豫○傳曰弁樂也鷽鵯烏也○釋烏曰鷽斯鵯鶋鵯音匹又音卑○釋曰小而多羣腹下白不反哺○山陰陸氏曰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鷽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鷽斯賊夫糧食以衆故也東都賦云鵯鶋秋棲鶻鵃春鳴今衆烏秋分多羣集非時烏也然至春分輒兩兩而翔不復羣矣里俗謂之分羣○疏曰此烏名鷽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譽斯之目是不精也

歸飛提提提音匙○傳曰提提羣貌民莫不穀箋曰穀養也我獨于罹音離○箋曰罹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首章負罪引慝也興也幽王放大子宜臼將殺之其
傅述大子之情而作此詩鴉烏不能反哺猶己之不
能致養是為不孝自罪之辭也鴉烏雖不能反哺然
出食在野飽則提提然羣飛而歸是其父子相隨為
可樂也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不容於父鴉烏
之不若也我何以得罪于天乎我之罪伊何乎心之
憂矣云如之何則無可奈何而順受之○烏有三種
廣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

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爾雅所謂白脰烏也脰音豆項也

踧踧周道踧音敵○傳曰踧踧平易也○朱氏匪風解曰周道適周之道也鞫爲茂草鞫音菊○傳曰鞫窮也○李氏曰猶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宫中荊棘露沾衣也非是當時已如此特預言之耳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惄音溺○傳曰惄思也○疏曰有如物之擣心也假寐永歎箋曰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疢音趂○箋曰疢猶病也○疏曰疾首頭痛也

次章憂國將亡也周之道路以朝會往來如織故車

馬蹂踐蹴蹴然平易今將鞠為茂草矣國亡則路少行人惟草生之言周之興者以歸往之衆曰串夷載路曰岐有夷之行言周之衰者以行人之稀曰鞠為茂草也我心憂傷其如是惄焉思之如有物之擣心不脫衣冠而假寐終夜永歎身未老而以憂故老也

維桑與梓音子○解見定之方中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屬音燭○疏曰屬連屬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不離于裏曰離麗也解見邶新臺○朱氏曰裏心腹也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疏曰辰十二辰也

三章怨而慕也桑梓謂祖父所植以遺子孫者今人以桑梓為鄉里者謂有祖父所植之木有存焉祖父植木猶不敢不敬況人無有瞻望而非父無有依恃而非母者烏有不敬恭敬如此而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連屬于父母之毛乎謂不得皮膚之氣也豈我不離麗于父母之腹乎謂不處母之胞胎也父母無不愛子之理但恐我命自薄不知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辰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乎何其不祥也

疏曰此大子為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言連之其意不怨申后也○李氏曰如韓退之云我生不辰月宿南斗

菀彼柳斯菀音鬱○疏曰菀菀茂也鳴蜩嘒嘒蜩音條嘒音諱○曰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解見七月○傳曰嘒嘒聲也有漼者淵漼崔之上○傳曰漼深也萑葦淠淠萑葦音完偉淠徐音沸本字音譬○萑葦解見七月○傳曰淠淠衆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箋曰屆至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四章言如窮人無所歸也菀然而茂者柳也其上則有蟬聲嘒嘒然漼然而深者淵也其旁則有萑葦生

之渭渭然衆言物皆有所依也我獨如不繫之舟流於水中無所依泊不知所至也初猶假寐至此雖假寐猶不遑其憂深矣

鹿斯之奔（疏曰斯辭也）維足伎伎（音歧○傳曰伎伎舒貌）雉之朝雊（溝之去○箋曰雊雉鳴也）尚求其雌譬彼壞木（壞回之上濁字與瘣同○傳曰壞傷病也）疢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五章憂王孤立也鹿見人則奔宜速矣而伎伎然舒緩者顧其羣也雉朝作而鳴者求其雌也今王黜后

而放子兀然如傷病之木內有蠹病而外無附枝也我心之憂如此而王寧不之知乎冀其感悟也

相彼投兔(相去聲○箋曰相視也)尚或先之(先音線)行有死人(箋曰行道也)尚或墐之(墐音覲○疏曰墐埋藏之名)君子秉心(箋曰秉執也)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隕音尹○傳曰隕隊也)

六章述親親之怨也視兔之見迫逐而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行路之死人初非親識乃或墐埋之使免暴露人皆有不忍之心也幽王乃

獨黜后放子何其忍也是以心之憂而涕隕墜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醻音儔○箋曰醻旅醻也○疏曰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向者所奠之爵以行之行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君子不惠箋曰惠愛也不舒究之朱氏曰舒緩也伐木掎矣掎音紀○今曰釋文云掎從後牽也析薪杝矣杝音侈○錢氏曰杝以手離之○今曰杝從才者離也廣韻亦作拸俗作扯其析薪之杝從木亦離之義也舍彼有罪舍音捨予之佗矣虛齋趙氏音如字今從之舊音唾○今曰韻佗亦作他他與它同無別音之佗猶孟子又顧而之他

七章言讒人離間父子也幽王信讒言如賓主飲酒相酬得即飲之喻聞讒即行不違拒之也幽王心不惠愛太子之故不肯舒緩而究察之苟徐察之則知讒人之情矣木附著於本根伐木者既以斤斧伐之又以繩索從其後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絶離其本根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杝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為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附著聯屬為一體而讒人横離絶之也彼離絶人之父子者

為有罪王乃捨之不問而反黜逐我令之他所○釋文以掎為從後牽左傳諸戎掎之（襄十四年）注云掎其足是從後牽也今伐木者斧其前乃以繩索繫其末從後牽而倒之故云伐木掎矣舊說掎為掎其巔不欲妄踣之（踣音白）又說杝為順其理義亦迂曲而先儒承襲之發上下文讒人離間父子之意不出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音濬○傳曰浚深也）君子無易由言（易音異）耳屬于垣（屬音燭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梁笱解見邶谷風）我躬

不閲遑恤我後

末章憂讒人不已將為國禍也莫高莫深言無有高深於此者謂極高極深也極高者豈非山乎極深者豈非泉乎然山雖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而人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之地而人不得聞之也王不可輕易自由以言恐屬耳垣墻者將窺伺意嚮而為讒也我已被讒見逐不可解矣但慮讒人不已將敗我家事故謂外人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猶顧念家國之事

而不能忘也既而自歎我身尚不容何暇惜後事乎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之詩作而內外上下皆困於讒矣

悠悠昊天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曰父母且沮之平○歐陽氏曰且語助無罪無辜亂如此憮音呼○傳曰憮大也昊天已威箋曰已甚也予慎無罪昊天泰憮箋曰泰甚也予慎無辜

首章傷己被讒也人窮則呼天呼父母此大夫被讒乃呼天呼父母而訴之言悠悠然遠大之昊天也及我之父母也其聽我之訴也我無罪辜而使我遭亂如此之大上天降此喪亂亦甚威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無辜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朱氏曰僭始不信之端也○傳曰涵容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市專反沮音咀○傳曰遄疾也沮止也君子如祉音恥○傳曰祉福也亂庶遄已○朱氏曰猶喜也

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
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讒
言無實僭而不信小人為讒以漸而入初為不根之
言以嘗試君之喜怒此不信之端所謂僭始也幽王
既涵容之則讒人將無所憚日月既久浸潤益深禍
亂愈生是君子信讒之過也凡聞人之言當別白其
是非所言者非王若怒而責之則小人不敢為讒亂
庶幾速止矣所言者是王若祉而福之則君子得行

其言亂庶幾速已矣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李氏曰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孔子此言最盡小人之情狀夫以水之浸潤漸於壞物皮膚之受塵漸於垢汙小人之讒亦其以漸人君苟不察則小人得以逞其志漢元帝優游不斷是以恭顯之徒周堪蕭望之劉更生張猛四人重相辯論其始也元帝不之察其終也蕭望之等皆為恭顯所排原其所由則偕始既涵之所致也司馬溫公嘗舉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言無所臧否為患大矣

君子屢盟箋曰屢數也亂是用長音掌○今曰長加益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今曰暴驟進也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傳曰餤進也匪其止

共音恭維王之邛音窮○箋曰邛病也

三章言信讒致亂也周官有司盟凡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令幽王信讒君臣相疑屢為盟誓此亂之所以加長也盜以名小人小人讒言不可信而幽王信之此亂之所以駸進也小人之言先務諛悅其君甘言卑辭以入之使人君如嗜甘物而不厭此亂之所以日益進也為人臣止於敬此讒人非止於敬徒為王之邛病耳李氏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

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禮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其害人如盜賊然

奕奕寢廟奕音亦○傳曰奕奕大貌○錢氏曰宮室後曰寢前曰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秩音帙○朱氏曰秩秩序也○箋曰猷道也聖人莫之王氏曰莫定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忖村之上度音鐸○錢氏曰忖默度也躍躍毚兔躍音惕毚音讒○跳曰躍疾也○傳曰毚兔狡兔也遇犬獲之

此章言已知讒人之情也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唯君子能作之秩秩然有序之大道唯聖人能定之此非我所能也至於忖度他人之心則我能之爾讒人見

讒自謂深密我不得而知不知我能忖度爾心而知之爾讒人如兔之狡躍躍然疾跳謂人無如之何然遇犬則獲之言讒人雖狡險得志又更有狡險者中傷於汝自古小人更相傾陷豈有善終者哉兔犬皆喻小人也忖度讒人之心如下篇何人斯皆忖度之辭也

荏染柔木荏音稔染音冉○傳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梧桐梓漆也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馬本義音煙本注如字數上聲○錢氏曰數猶記也蛇蛇碩言蛇音

移○歐陽氏曰蛇蛇舒遲安閑之貌○箋曰碩大也

出自口矣今曰與正月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五章戒王愛護善類勿信讒言也荏染然之柔木良材也君子當封殖之俾無牛羊斧斤之患往來道塗之言誣謗善人何可介意乎若數記此道塗之言則小人得駕飛語以中傷君子矣蓋小人蛇蛇然舒遲安閑敢為大言而無忌憚惟其口之所出非由中之言無眞實也其言之巧如笙簧之可聽然皆不根之

談以誣善人而不知恥其顔厚矣人有愧於心必形於色中心達於面目也今小人面皮厚故無愧恥之色

彼何人斯箋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居河之麋音眉○傳曰水草交謂之麋○李氏曰左氏吾賜汝孟諸之麋無拳無勇傳曰拳力也職爲亂階箋曰職主也既微且尰腫之上濁○傳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骭音限脚脛也瘍音羊瘡也○箋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箋曰猶謀也將大也爾居徒幾何

末章指讒人而惡之言彼何等人居河濱水草之交

其居室陋既無拳力又無勁勇其人至弱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此人自謂勇而有謀既患脛瘡有微之疾又患腫足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汝爲謀大多矣汝所聚居之徒衆亦幾何人無能爲也讒者多摘人之短而矜巳之長此人實無所長王惑而信其言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

公作是詩以絶之箋曰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疏曰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則蘇國在温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箋曰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氏曰梁橋也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暴公與其侣同見王而譖蘇公蘇公作詩首章未及譖事姑為優柔之辭以疑之言彼是何人乎薄之之辭也彼人之心艱險而難知何以言之我所居有魚梁彼人逝我魚梁而不過我是其心艱險而可疑矣

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首章但言二人相從同見王而不見我其情可疑矣○鄭氏以首章彼何人斯為指暴公之侶歐陽氏以首章彼何人斯為指暴公然下章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猶未有所指則首章不應便指其人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唁音彥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今日不以我為可言不悅我也漢劉向傳上問楊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勲何耶齗牛斤反忿疾之意光祿勲謂周堪

次章方言己被譖也言二人同見王而不見我我固疑其艱險今我果被譖不知此二人之中誰實譖我乎猶未敢指定一人也然我與暴公為友我已得譴暴公當弔唁我何為亦逝我魚梁過我門而入不弔我乎暴公初焉與我厚不如今之薄也其不以我為可乎是可不能無疑於暴公矣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傳曰陳堂塗也○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解見陳防有鵲巢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三章四章始責暴公彼何人斯皆薄之之辭也何故近我堂塗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覿女之身乎是汝譖我其心有愧不欲見我也汝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乎責之之辭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飄如字從韻書本注音飄○錢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今曰釋天云迴風為飄郭璞注云旋風也毛於匪風詩引迴風為飄又云飄風非有道之風旋風迴旋無定故不自北不自南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祇攪音支狡○箋曰祇適也傳曰攪亂也

彼人如暴起之廻風又不自北又不自南言無準也喻讒者之反覆不測也何為逝我魚梁不入我門適攪亂我心使我疑汝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亟音棘○箋曰亟疾也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曰盱病也鮮見泉水

五章六章反覆委曲以情責之也汝之不來見我謂無暇耳我謂爾行之緩乎亦不見爾舍息固不可謂有暇也我謂爾行之急乎又閒暇而脂其車不可謂

無暇也依違言之謂未必全無暇也汝不遑舍則多出汝脂車則又將出因其出而一來見我又何害乎今屢出而不來見我是可疑矣

爾還而入（還音旋）我心易也（易音異）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祇音祁○箋曰祇安也）

爾方往見王之時固未暇見我既見王而還若入見我則我心平易無疑矣爾還而不入見我則謂不譖我為難知也見王而還之時既不見我他時一來我

心亦安然竟不一來安能使我無疑乎反覆委曲以責之故舊之情也

伯氏吹壎音暄仲氏吹篪音池○箋曰伯仲喻兄弟也○傳曰土曰壎竹曰篪○疏曰春官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云音大如叫呼也郭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秤錘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郭璞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及爾如貫箋曰如物之在繩索

之貫也○蘇氏曰如貫弁貫珠皆以繩結之

諒不我知朱氏曰諒誠也

出此三物傳曰三物豕犬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疏曰隱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司盟云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盟大而詛小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襄十一年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豭音加俗作豭行音航父音甫

以詛爾斯詛側助反

六章乃直以義責之也我始與汝義同兄弟兄吹壎而弟吹篪言唱和以相應也勢相次比如物在繩索

之貫言聯事合治也汝豈誠不我知而譖我汝若不譖我則出犬豕雞三物以盟詛要之於神可也蘇公之義直矣

為鬼為蜮蜮音域二音○傳曰蜮短狐也○疏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則不可得有靦面目靦音腆○傳曰靦姡也姡音活○疏曰孫炎云靦姡皆面見人之貌也○李氏曰後世用此句者以為愧恥非也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疏曰反側

者䨱覆不正直之意

末章峻辭責之不復含隱也言鬼無形而禍人蜮潛伏沙中射人之影汝若是鬼是蜮則我不得而見汝汝亦人耳靦然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汝之譖我何顏見我乎我與汝同僚有夙昔之好而汝反覆傾側如此故我作此歌以究極汝反側之情狀也暴公無所逃責矣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蘇氏曰巷伯即寺人是也○曹氏曰周官寺人王之正内五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内路寢也侍王於路寢之内蓋奄人也巷永巷也内人之所居伯長也其官為寺人而職長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

萋兮斐兮萋音妻斐音匪○傳曰萋斐文章相錯也○曹氏曰萋如卉木萋止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成是貝錦傳曰貝錦錦文也○箋曰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蚳音遲○疏曰釋魚説貝文狀云餘蚳黄白文餘泉白黄文李巡云餘蚳貝甲黄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白為質黄為文彩陸璣云貝水蟲也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大音泰

首章言讒人織成己罪也錦文如貝由萋兮斐兮錯

雜衆采織而成之也甚之者言為禍痛深疾之之辭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昌者反○說文曰哆張口也○蘇氏曰哆侈皆張也傳曰南箕箕星也○箋曰箕星踵狹而舌廣○疏曰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曰南箕即箕星也○南箕解見大東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箋曰適往也

次章言所讒無實也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箕星以哆然侈然其口張大而成其名耳錦之萋斐由人所織故以喻人織成己之罪箕星以其狀哆侈本非箕而得箕之名故以喻己之無事實而虛

成其罪若曰錦織已成則實已為錦如已為有罪之人無可復言矣若箕星名為箕而實非箕不難辯也彼譖人者誰往就汝謀乎何為以虛名無實之事加於我乎○舊說以錦箕作一體說錦無本質而為人所織箕是本狀哆侈非人為之取義不同也

緝緝翩翩音篇○傳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說文曰緝緝績也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三章四章述讒人情狀而戒之也接續增益緝緝然

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為讒譖而已爾讒人當謹慎其言無專飾虛為實虛言無實有時而敗露聽者將謂爾不足信矣

捷捷幡幡音翻○錢氏曰捷捷利口貌○陳氏曰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女音汝

捷捷然儇利幡幡然反覆相與謀為讒譖上之人好聽讒豈不信受汝之言乎然汝能譖人人亦能譖汝其禍將遷及汝矣

驕人好好今曰好好甚言其好也勞人草草曹氏曰草草苟活而言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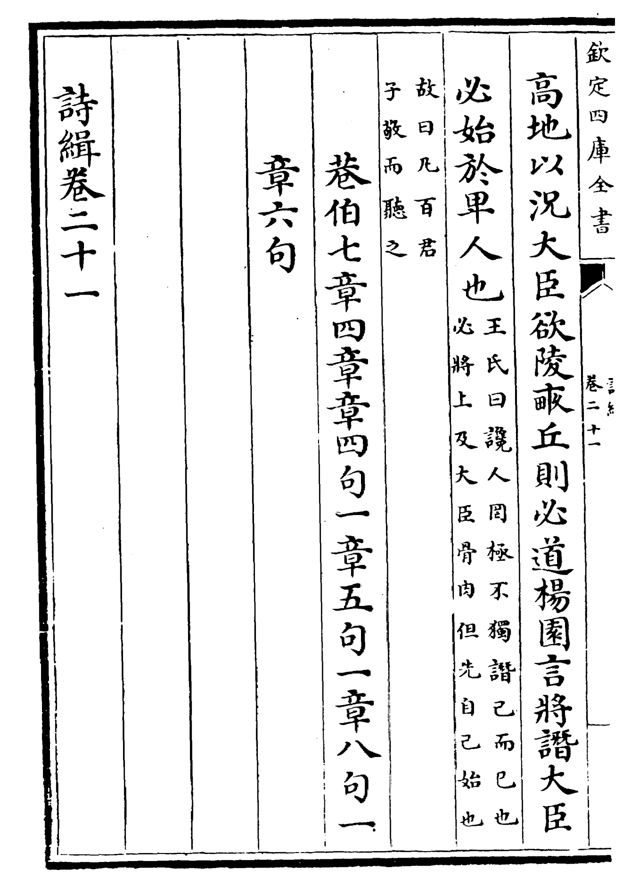
五章訴之於天也譖人者得意而驕好而又好也被譖者失所而勞草草愬遽也無可奈何而訴之於天曰天其監彼驕人之大甚而矜閔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朱氏曰甚嫉之故重言之也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說文曰豺狼屬狗聲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傳曰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六章疾惡讒人也取彼讒人投棄之以與豺虎豺虎若不食當投棄之北方寒涼之地使凍殺之有北有北若不受當付與昊天制其罪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唯昊天能治之必不容譖人使之得生以害人惡之必欲其死所謂惡惡如巷伯也

楊園之道傳曰楊園園名猗于畝丘猗音倚○傳曰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孟子疏曰寺人字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末章譏大臣言讒將及之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



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王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己而已也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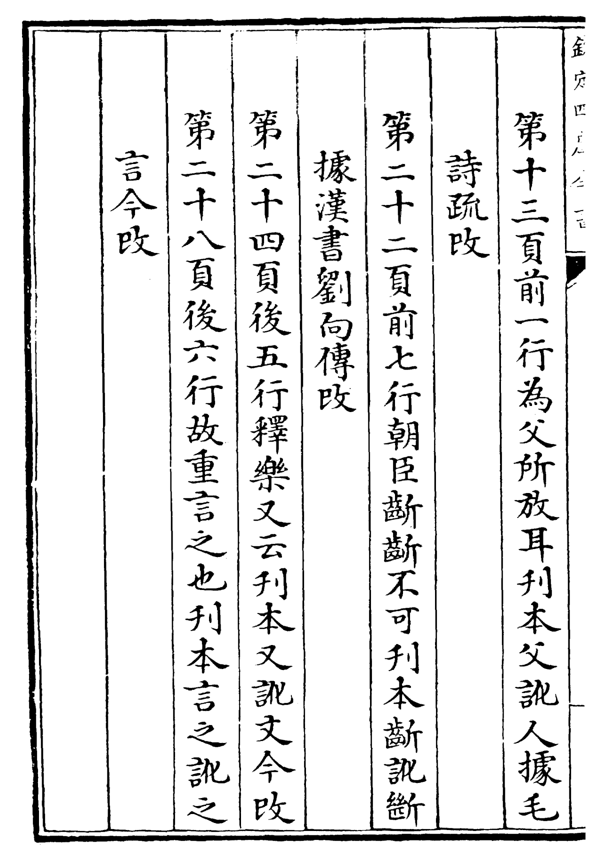
詩緝卷二十一

謹案卷二十第四頁後五行壻之父為姻刋本父譌婦據爾雅改

第十八頁後六行七行雖行度有大量刋本大譌丈據毛詩疏及左傳注改

第二十三頁後四行職主也刋本職譌競據詩毛傳改

卷二十一第二頁前四行瀹瀹然相和而苟合刋本苟譌敬今改



第十三頁前一行為父所放耳刋本父譌人據毛

詩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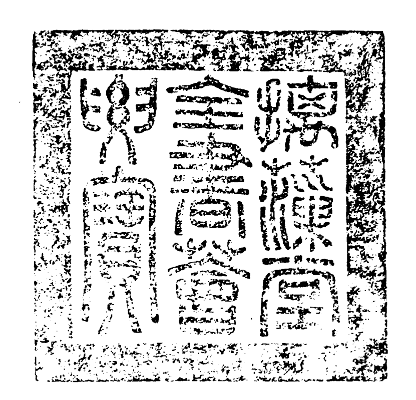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朝臣齗齗不可刋本齗譌斷

據漢書劉向傳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釋樂又云刋本又譌文今改

第二十八頁後六行故重言之也刋本言之譌之

言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讀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十二 經部

詩緝卷二十二

宋 嚴粲 撰

谷風之什 小雅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伐木之化行則民德歸厚故以俗薄道絶刺其上也

習習谷風解見邶谷風 維風及雨錢氏曰人行于道遇連續之風又加以雨喻事變之小〇今曰風雨及頽皆喻恐懼 將恐將懼箋曰將且也 維予與女音汝 將安將樂音洛 女轉棄予

興也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繼之以雨喻連變恐懼之時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當處變之時且恐且懼維予與女同其憂患及得志之時且安且樂女反棄我交道薄矣○舊說谷風為生長習習為和調今考二章言維風及頹頹暴風也非和調之類三章言草木萎死無生長之意其說難通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曰頹風之從上而下者也將恐將懼寘予

于懷寘音至。箋曰寘寘置也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箋曰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穨暴風也不斷之風又加以暴風喻事變益甚恐懼之時則置我於心而不忘安樂之時則棄我如遺物不復省存也。釋天云焚輪謂之穨扶搖謂之猋郭璞云猋暴風從下上也穨暴風從上下也傳以穨為相扶而上以猋釋穨誤矣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音摧詭。崔嵬解見周卷耳。補傳曰谷風迅暴甚矣維其崔嵬獨

存耳喻亂之極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音威。李氏曰萎衰落也。錢氏曰草木皆萎死喻事變之大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大風摧物維戴土之石山崔嵬獨存而其山之草木無不萎死矣喻大患難也此時賴朋友以濟今豈可忘我共患難之大德而思我小怨乎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音六鵝　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養音樣。

箋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李氏曰歐陽氏以鄭說為滯泥之甚然觀此詩之言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是言孝子行役而喪親之所作也。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孝子行役而喪其親故寫其中心之哀千載之下讀之者猶感動也

蓼蓼者莪傳曰蓼蓼長大貌。今曰蓼彼蕭斯。郭璞曰莪莪蒿也亦曰蘪蒿。菁菁者莪傳曰莪蘿蒿也。釋草曰莪蘿。陸璣曰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山陰陸氏曰一名角蒿也字說云莪以科生而俄莪俄而蔚直蔚麤而莪細

匪莪伊蒿呼毛反。釋草曰蒿菣菣去刃反。山陰陸氏曰晏子云蒿草之高者也艾治也蒿亂也莊子云是其於辯也

將妄鑿垣牆而植蓬蒿也蓬蒿以言穢亂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邶凱風傳曰劬勞病苦也

輿也始生為莪長大為蒿莪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其始為莪猶可食其後為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能終養也此孝子自怨其身之辭也與凱風言棘非美材僅堪為薪之意正同哀傷乎父母生我劬勞病苦無以報之也○釋草曰蘩之醜秋為

蒿釋云醜類也言蘩蕭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說莪蒿甚明以莪形蒿莪美而蒿惡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為蒿則麤惡不可食故菁莪以喻人材而蒿止為鹿食也舊以蒿為青蒿蒿類甚多此泛言蒿耳何知為青蒿乎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

音尉。曰蔚馬薪蒿也蒿之尤麤大者也。釋草曰蔚牡䕷。郭璞曰無子者故云牡䕷。陸璣曰三月始生七月有花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有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

薪蒿。山陰陸氏曰蔚大於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歌此舉蔚以言蒿之麤大耳猶王風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二章三章言戍甫戍許借甫許以言申止是戍申不戍甫許也

缾之罄矣缾音萍易井卦作瓶罄音慶。傳曰罄盡也維罍之恥罍音雷。傳曰缾小而罍大。疏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鮮民之生鮮上聲。傳曰鮮寡也。今曰單獨之民謂無父母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胡上濁無母何恃出則銜

恤

恤箋曰恤憂也入則靡至箋曰靡無也

缾以汲水罍以盛水缾小喻子罍大喻父母缾汲水以注於罍猶子之養父母缾罄竭則罍無所資爲罍之恥猶子窮困則貽親之羞也故嘆父母既死身爲單獨之民雖生不如死之久矣痛切之言也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出則銜憂抱終天之恨入則靡至無所歸投故生不如死也○井卦言羸其瓶揚雄酒箴以鴟夷嘲瓶柳子厚瓶賦以瓶嘲鴟夷蓋鴟

彛盛酒器缾汲水器也罍之用不一周禮鬯人社壝用大罍壝音位則盛鬯也司尊彝祠禴嘗烝皆有罍及詩卷耳酌彼金罍皆盛酒也儀禮罍水在洗東則盛水也此以缾罍並言則指罍之盛水者

父兮生我箋曰本其氣也母兮鞠我鞠音菊。傳曰鞠養也拊我畜我拊音撫畜許六反。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朱氏曰畜亦養也長我育我長音掌。釋文曰育養也顧我復我箋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䟽曰顧謂去之而反顧也。丘氏曰復反覆不能暫捨也出入腹我箋曰腹懷抱也。䟽曰謂置之懷抱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罔極解
見衛哄

鞠畜育皆養也所從言之異耳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拊謂以手摩拊其首而防其驚是初生之時初生而言畜養謂乳之也長謂養之稍長則能就口食矣稍長而言育養謂哺之也已而行戲於地父母或去之則回首以顧視之復謂顧之又顧是反覆不能暫捨愛之之至也在家容其行戲或自内而出外或自外而入内

未可令其自行則抱之於懷此曲盡父母愛子之情也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今我不及報之痛當奈何也嗚呼讀此詩而不感動者非人子也

南山烈烈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今曰四月箋云烈烈猶栗烈二之日栗烈寒氣也飄風發發飄如字從韻本注音飄。飄風解見匪風。傳曰發發疾貌民莫不穀箋曰穀養也我獨何害

孝子行役念親之没瞻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

觸目皆悲傷也故嘆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為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南山律律王氏曰律律崒嵂之謂也崒在律反嵂音律飄風弗弗陳氏曰弗弗動貌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子恤反。箋曰卒終也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杜元凱云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疏曰譚大夫雖自為已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

有饛簋飧音蒙究孫。傳曰饛滿簋貌。疏曰禮之通例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傳曰飧熟食謂黍稷也。曹氏曰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蓋以水澆飯 有捄棘匕捄音求匕音比。傳曰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疏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鼎實煮肉也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棘木赤心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胖音判牲之半體 周道如砥音紙。疏曰砥謂礪石言其平也禹貢云礪砥砮丹。今曰禹貢注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睠音眷。傳曰睠反顧也。解見皇矣 潸焉出涕潸音刪涕音體。傳曰潸涕下貌。

興之不兼比者也周之盛時侯國富足其簋中之飧

饛然而滿其鼎有捄木之匕捄然而長此由周道如礪石之平如箭之直言賦役均也其在上君子則履行之不敢違異以過取其在下小人則瞻視之莫不仰望而依賴此事在上世已往矣今回首反顧之爲之潸然出涕傷今不如古也

小東大東今曰小東大東止言小國大國之在東者杼柚其空杼除之上濁柚音逐。曹氏曰杼梭也。說文曰杼持緯者。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曰柚受經者糾糾葛屨糾音九。解見魏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佻音挑。朱氏曰佻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行

彼周行今從毛鹿鳴音如字舊音航○朱氏曰周行大路也○周行有考見卷耳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救○箋曰疚病也

言小國大國之在東者其杼柚皆空矣窮之之甚有服糾屨之屨以繩糾纆之糾而復糾以履霜者乃佻佻然不耐勞苦之公子服之以行彼大路也公子服糾屨以履霜餘人可知矣奔走道路往而復來曾無休息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疚病也

有冽氿泉冽音列氿音宄○傳曰冽寒意也○有考見曹下泉○釋水曰氿泉穴出穴出反出也注

云從傍出也 無浸穫薪穫音鑊○傳曰穫刈也 契契寤歎契音棄徐音挈○傳曰契契憂苦也 哀我憚人憚多之去徐音但○傳曰憚勞也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

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穫薪以供爨必暴而乾之然後可用若浸之於寒冽之泉則濕腐而不可爨矣喻民當撫恤之然後可用若困之以暴虐之政則窮悴而不能勝矣故我契契然憂苦寐而寤覺之時爲之嗟歎哀憐我東國勞苦之人也此薪既穫刈以爲薪久浸則濕腐可惜

及今尚可載以歸而暴之可哀此勞苦之人亦可少休息之也

東人之子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勞不來音賚。箋曰職主也。朱氏曰專主也。傳曰來勤也。疏曰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采薇序云杕杜以勤歸西人之子傳曰西人京師人也粲粲衣服傳曰粲粲鮮盛貌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傳曰私人私家人也。疏曰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非家臣也。今曰崧高遷其私人為家臣與此別百僚是試傳曰試用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鞙玄之上濁璲音遂。傳曰鞙鞙玉貌璲瑞也。箋曰以瑞玉為佩。疏曰禮以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玉謂所佩之玉

不以其長

東國之人專主爲勞苦而曾不被慰來以下國供賦役爲當然不矜念之也西周之人方粲粲然鮮盛其衣服至於操舟者之子亦以熊羆爲裘私家賤人之子亦皆試用而爲官僚且東人困悴雖貴者猶葛屨以履霜而西人逸樂雖賤者皆美服厚禄言不均也賤人既爲官僚我東人行役至周以其用事而致賂焉或有饋之以酒者彼不報之以漿酒猶禮之薄至

贈之以鞙鞙然之佩瑞可謂厚矣亦不待之以長遠暫時相恱旋復相背言東西之人不唯勞逸貧富之不均我東人於西人又往往禮之而不見荅怨之深矣

維天有漢。傳曰漢天河也　解見雲漢監亦有光監去聲。箋曰監視也跂彼織女跂音棄徐音起韻亦作企。傳曰跂隅貌。疏曰織女三星鼎足望之跂然而成三角終日七襄箋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使旦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今曰鄭大叔于田云兩服上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傳曰不能反報成章也。疏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反報成章今

織女之星駕則有西無東睆彼牽牛睆還之上濁。睆明星貌。釋天曰河鼓謂之牽牛。疏曰爾雅以河鼓牽牛為一星李巡孫炎以為二星不知其同異不以服箱傳曰箱大車之箱也。疏曰大車謂平地載任之車兩較之間謂之箱甫田云乃求萬斯箱書傳云長幾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較音角謂車兩傍解見衛淇澳。丘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箋曰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疏曰啓明長庚或一星出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李曰啓明即是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後世多用之亦以長庚為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為名韓退之詩云太白配殘月蘊東坡詩亦云長庚至曉猶陪月觀此則是以長庚為太白也鄭漁仲乃謂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

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此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則又似是二星不得渾爲一也不如待知天文者而問之有捄天畢傳曰捄畢貌畢所以掩兎也天畢畢星也載施之行音航○箋曰行列也

東人服役夜行不息仰見星漢而愬之於天曰維天有河漢其監視我而有光也我東國杼柚既空無布帛可輸矣但恐織女之星能織作以助供賦耳今織女三星跂然如隅自卯至酉凡歷七辰每辰一駕移而左旋似於織矣然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

成章織女之駕徒左旋而不返不能反報而成章也

我東國輸載疲矣但恐牽牛之星能代我輸載耳今

晥然而明之牽牛不能駕服大車之箱而輸物也我

東國營作勞矣今東有啓明西有長庚虛言代日之

光實不能助日爲晝照我夜作也我東國供億竭矣

但恐天畢之星能爲我掩捕鳥獸以助供億今畢星

捄然而長徒施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

維南有箕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曹氏

曰斗七星。今曰斗七星常見於北故曰北斗或以北斗爲二十八宿之斗非也不可以挹酒漿挹音揖。傳曰挹斢也斢音拘。廣雅曰酌也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箋曰翕猶引也。董氏曰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挈。董氏曰斗其方如斗且有柄垂而下揭故曰揭

箕星見於南方徒有箕之名不可以簸揚糠粃而輸粟也北方有斗星徒有斗之名不可以挹酌酒漿而供飲也我力竭矣而天不能助我供億何所從出哉箕翕引其舌若有所噬而我東國實無物可噬箕亦

徒翕其舌而已斗西揭其柄若挹取於東而我東國實無物可挹斗亦徒揭其西柄而已始言民力已竭止恐自天而降耳猶言天雨鬼輸也終言罄盡無物雖天神下取亦徒然耳甚言其窮空也此所謂告病之辭○此詩其作於秋乎露漸爲霜雲漢分明斗指西箕在南皆秋時也時唯畢未見因言星及之耳

大東舊七章章八句諸家分章不同今作六章

四章章八句二章章十二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構古候反怨亂並興焉

此詩憂世之亂韓詩止以為歎征役未盡詩意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李氏曰夏之四月六月也。傳曰徂往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此大夫夏初即有南國之役至于歲莫歷三時之久而未得歸故序其始末以為發端之辭言夏暑時也

四月雖未甚熱已是夏矣豈可行役乎我以是月行

役至六月徂暑之時一夏冒涉暑途勞苦甚矣怨而無所歸咎曰我先祖非人乎何寧忍使我至此極也怨刺之深如此非止爲行役也下章見之

秋日淒淒音妻。朱氏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傳曰淒淒涼風也。淒淒考見邶綠衣百卉具腓卉音諱韻又音毁腓音肥。傳曰卉草也腓病也。箋曰具猶皆也亂離瘼矣瘼音莫。丘氏曰離離散也。傳曰瘼病也爰其適歸詩記曰爰於也。朱氏曰爰家語作奚傳曰適之也

首夏于役旣而暑往今又轉而秋矣當秋之日淒淒

然有寒涼之氣百草皆被凋殘而腓病因以興時政之虐而民皆病也遭亂離之病於何所適歸乎謂今行役未得歸然内外皆亂不知何處是可歸之所也味此詩皆悽悽然憂亂之辭若止是行役之久未遽至怨刺之深如此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飄如字從韻書本注音猋見蓼莪。箋曰發發疾貌民莫不穀箋曰穀養也我獨何害

行役之久秋又轉而冬矣冬時烈烈而寒飄風又發

發而疾虐益甚矣民莫不得遂其安養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言已被害尤甚也

山有嘉卉箋曰嘉善也。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李氏曰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正猶此詩所謂嘉卉也侯栗侯梅箋曰侯維也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箋曰尤過也

山有嘉美之草木是栗是梅也今其山廢爲殘賊之地言斫伐其本根無復存留其地荒矣喻良民被殘賊至此不知其何辜也

相彼泉水相去聲。箋曰相視也載清載濁朱氏曰載則也我日構禍曰構猶合集也。今曰合集猶言結也曷云能穀今曰穀養也與上文民莫不穀同

我視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今我國乃日日結禍猶水之無清時也行役之苦又遭時亂何由遂其生養乎

滔滔江漢滔音叨。傳曰滔滔大水貌南國之紀朱氏曰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

盡瘁以仕瘁音萃。箋曰瘁病也。今曰盡其勞瘁也寧莫我有

此大夫行役由西周至于南國因感江漢之水而惓

惓不忘於君言江漢之水滔滔盛大爲南方之綱紀衆水聯絡而歸之猶王者爲天下之宗臣子皆歸心也今我盡瘁以從仕而曾不有我使我久役於外不得朝見於王此大夫在外思君之辭也

匪鶉匪鳶。鶉音團字或作鷻鳶音沿。鶉傳曰鶉鵰也。疏曰鵰之大者又名鷲孟康漢書音義云鷲大鵰也。山陰陸氏曰鵰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爲皂鵰。李氏曰若以爲鶉鶉之鶉則無戾天之理其飛上薄雲漢。鳶曰鳶鴟也解見旱麓翰飛戾天匪鱣匪鮪鱣音擅鮪音委。鱣鮪解見衛碩人潛逃于淵

我非如鶉鳶之能翀飛至天也我非如鱣鮪之能潛逃于淵也不能高飛遠逝必不免于世患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本亦作荑。傳曰杞枸檵也檵音計。杞檵卽枸也三杞考見四牡。曹氏曰荑芽始生也。今曰邶靜女自牧歸荑之荑音題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蕨薇杞荑四物皆可食承上章欲逃世患之意思遁跡山林采草木而食之如伯夷食薇四皓茹芝之意作此詩歌以訴其哀其情迫矣。釋木雖有桋赤楝之文味此詩上下文意與蕨薇杞並言當作荑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養音樣。李氏曰北山大夫不當怨而怨夫子不删之者蓋所以刺幽王也孔子云公則說人主苟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為怨。補傳曰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今曰孟子云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後序與孟子之言合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李氏曰杞枸杞也三杞考見四牡偕偕士子箋曰偕偕同也士子已之屬也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役行而陟北山杞生可采矣以王事不可不堅固而貽親之憂謂父母憂已行役之勞感時物之變而思念父母也

溥天之下溥音普。傳曰溥大也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傳曰率循也濱涯也。疏曰九州環海之濱是四畔近海之處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

溥大天下皆王土也循土地之岸濱除海水在外居其中者皆王臣也而於大夫不均平使我從事獨賢

勞也

四牡彭彭音棚。傳曰彭彭然不得息。彭彭考見出車王事傍傍音紡。傳曰傍傍然不得已。今曰鄭清人駟介旁旁字異音義同嘉我未老鮮我方將鮮上聲。箋曰鮮善也。傳曰將壯也旅力方剛傳曰旅衆也經營四方

四牡彭彭然不得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其行役蓋甚勞矣幸我未老而方壯衆力方剛強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營四方也不然豈能當此勞苦乎

○秦誓旅力既愆夏氏解云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

力也或說旅爲陳如陳力就列之陳然陳力方剛則不詞矣

或燕燕居息傳曰燕燕安息貌　或盡瘁事國盡瘁解見四月。今曰事國從事於國也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也

或不知叫號音豪。詩記曰號呼也或深居安逸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棲音西。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　或王事鞅掌鞅央之上。傳曰鞅掌失容也。疏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鄭以鞅如馬鞅之鞅掌以手執物。補傳曰鞅掌皆所以

拘物謂王事所拘也

或湛樂飲酒湛樂音耽洛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風音諷。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或靡事不為曹氏曰風議則任口舌而已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箋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讒害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箋曰將猶扶進也。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其車駕牛祇自塵兮祇音支。疏曰祇適也無思百憂祇自疷兮疷音抵。傳曰疷病也

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於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汙於人故君子悔之也小人進而害君子則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矣猶今人言勿復更説是我誤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平上二聲○朱氏曰冥冥昏晦也　無思百憂不出于熲扃之上○朱氏曰熲與耿同小明

塵冥冥則爲塵所昏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終不能自明矣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雝音擁○箋曰雝猶蔽也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箋曰重猶累也

塵雝蔽則小人之勢盛矣是其始將之之過也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是我自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志別爾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艽音求○傳曰艽野遠荒

之地。疏曰朱氏曰二月建卯月也。傳曰艽野地名　二月初吉初吉朔日也。疏曰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載離寒暑疏曰離歷也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大音泰　念彼共人共音恭。丘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指隱居不仕者也　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傳曰罟網也

此大夫征役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願見察也我征行徂往於西方至于艽野言其地之遠也自二月朔日始行離歷寒暑言其時之久也心憂愁而未得歸其毒大苦矣仕

不得志故悔其出仕念彼溫共之人隱居不仕優游自適羨之而不可得故涕零如雨之多也豈不思歸乎畏王以刑罪網罟我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音筯。傳曰除除陳生新也。疏謂二月也曰上云二月初吉故言除陳生新曷云其還音旋歲聿云莫音莫。歲莫解見唐蟋蟀念我獨兮我事孔庶箋曰庶衆也。朱氏曰身獨而事衆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憚多之音但。傳曰憚勞也去聲徐念彼共人睠睠懷顧睠音眷。睠解見皇矣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時日月方除舊生新二月初也今何時可以還歸乎歲已暮矣而未得歸也念我身獨而事衆是以此心憂愁勞憚在我而不遑暇也念彼共人睠睠然回首反顧恨不得從之俱隱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音彧。傳曰奧煖也。疏曰煖即春温亦謂二月也）曷云其還政事愈蹙（音足。箋曰愈猶益也。傳曰蹙促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蕭解見蓼蕭菽解見小宛）心之憂矣自詒伊戚（箋曰詒遺也。傳曰戚憂也）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我何時可以還歸乎政事益以促急未有可歸之期也今歲莫而采蕭穫菽矣歲窮則行人念歸也我仕非其時自遺此憂戚念彼隱居之人欲起而出宿於外以往從之我豈不思歸乎然畏此反覆而不敢去也反覆謂幽王賞罰無常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恒音衡處音杵。箋曰恒常也。恒解見天保靖共爾位共音恭。王氏曰靖靜也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箋曰式用也。丘氏曰穀禄穀也朱氏曰以猶與也

君子仕於亂世凛凛畏罪故悔而思歸然其勢未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故告其同列曰嗟爾君子豈可憚於勤勞而欲常安處乎但安靖恭敬其職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聽女之所爲將用福禄與汝矣何憂於禍至哉蓋以已之自處者告其同志也此欲去不得而爲自寛之辭亦以見君昏政亂君子不能自保唯覬神之鑒之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箋曰介助也。傳曰景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

幽王爲流連之樂而不知禍至之無日也

鼓鍾將將音鏘。疏曰鼓擊也。淮水湯湯音傷。朱氏曰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連水軍入海。釋文曰湯湯流盛貌憂心且傷淑人君子箋曰淑善懷允不忘箋曰允信也補傳曰將將聲之揚也

古者作樂必先擊鍾所謂金奏也今聞幽王擊鍾將

將然其聲之揚乃在淮水湯湯然流盛之處當時禍

變將作曾不覺悟顧遠離京師爲從流忘反之樂詩

人爲之寒心憂而且傷知禍之必不免也傷其國之

將亡而思先王德澤之在人故言善人君子我懷思

而允信之不忘於心周家以仁厚立國故以善人君

子稱其先王且刺王之暴虐也○説者以史無幽王

東廵之事遂謂淮水爲害幽王作樂而不恤其説亦

通然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

鼓鐘喈喈音皆。傳曰喈喈猶將將也　淮水湝湝音諧。蘇氏曰湝湝水流也　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朱氏曰回邪也

今王爲流連之樂非德之正也

鼓鐘伐鼛音高。傳曰鼛大鼓也。疏曰鼛卽皐也古今字異耳。今曰地官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注云長丈二尺冬官韗人云皐鼓長尋有四尺韗況萬反諸家並音運　淮有三洲疏曰水中可居曰洲。藴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　憂心且妯音抽。傳曰妯動也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傳曰猶若也

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而洲見者三言其久

也其流連亦甚矣憂結於心爲之妯動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是也

鼓鍾欽欽疏曰欽欽亦鐘聲也。錢氏曰聲有節也鼓瑟鼓琴瑟琴解見關雎笙磬同音笙解見鹿鳴。詩記曰廣雅云磬以石爲之以雅以南蕪氏曰雅二雅也南二南也以籥不僭音侵。箋曰籥舞文樂也。疏曰吹籥而舞也簡兮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籥解見邶簡兮。朱氏曰僭亂

先鼓其鍾鍾聲欽欽然有節又鼓瑟與琴又吹其笙擊其石磬琴瑟在堂笙磬在下節奏齊同言其和也

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以奏籥舞皆不僭亂也言樂非不善而聽之者自憂傷之以哀心感也○鄭氏以雅爲萬舞周樂尚舞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今考周樂無雅舞之名毛氏以南爲南夷之樂四方之樂不應獨舉南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音慈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萊音來○疏曰周禮以田易者爲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藝種故言多荒也○李氏曰萊者廢田也

地官遂人田百畝萊五十畝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疏曰卒盡也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疏曰信南山言曾孫田之序言不能脩成王之業是曾孫爲成王矣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成王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亦思成王也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唯楚茨首章二句言當時所見餘皆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脩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之備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補傳曰四詩非有序以發之人以爲正雅矣

楚楚者茨錢氏曰楚楚繁鮮貌。箋曰茨蒺藜也。解見鄘牆有茨言抽其棘抽音瘳。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補傳曰棘荆棘也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與與音餘。箋曰與與蕃廡貌。錢氏曰和柔貌我稷翼翼錢氏曰翼翼整齊貌。翼翼考見采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庾音愈。傳曰露積曰庾。疏曰庾是未入倉周語云野有庾積。億考見魏伐檀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妥拖之上侑音又。傳曰妥安坐也侑勸也。今曰以妥謂拜尸使安坐也。疏曰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詩記曰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

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以介景福箋曰介助也

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

首章傷今思古述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詩人感田野荒蕪言今有楚楚然繁鮮之蒺蔾與枝條抽發之荆棘者此自昔何爲之地乎乃我蓺種黍稷之地也昔時我所種之黍與與然茂盛所種之稷翼翼然整齊及其收也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爲庾其數至億言其多也成民如此然後致力於神以爲酒食以獻享以祭祀以妥尸謂迎尸於室拜而妥

安之使處神坐也以侑尸謂勸皇尸之飽也凡此所以助大福也以昔日豐穰之樂如此而今爲茨棘之場是可傷而思也○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酸棗也解見邶凱風此詩以棘配茨及青蠅以棘爲樊非彼酸棗也舊不指爲何物今按釋草云茦刺茦音策郭璞曰草刺鍼也釋云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濟濟蹌蹌濟濟之上蹌音鏘○傳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

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慇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趨音促。錢氏曰大夫士從君牽牲之容也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箋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或剝或亨**音烹。箋曰有解剝其皮者有煑熟之者。疏曰天官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剝其肉是肉饔也天官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煑則煑孰之者是亨人也齊音劑**或肆或將**肆音四。傳曰肆陳也。箋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疏曰天官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又夏官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膴音呼刑鉶羹也膴大臠所以祭也肆音剔注豚解也

祝祭于祊音絣。曰此正祭之祊在廟內也若繹祭之祊則在廟門外。箋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

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疏曰祊
謂廟門也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
特牲云直祭祝于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
爲正又曰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彼祊對正祭
是明日之名禮器云爲祊於外以明日之繹故皆在門
外與此不同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
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
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

祀事孔明 朱氏曰明猶著也

先祖是皇 傳曰皇大也

神保是饗 傳曰保安也○朱氏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辭云思
靈保兮賢姱蓋古語也姱音誇叶韻音尸
○今曰楚辭言神安於賢姱謂附巫身也

孝孫有慶 長樂

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今曰序疏云
思古者謂成王則孔當以孝孫爲成王

報以介福 疏曰介大

也

萬壽無疆

次章述古人助祭之敬謹而神福之也助祭之臣濟濟蹌蹌然有容儀以從君牽牲乃㓗其所祀之牛羊以往爲冬烝秋嘗之祭或解剥其皮者或亨煑之者或肆陳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求之於祊謂廟門内平生待賔客之處也祀禮於是甚明著謂致孝則存致慤則著也夫然故先祖於是美大之神保歆饗之而孝孫有慶矣神報以介大之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踖踖 爨音竄踖音戚韻音迹。傳曰爨饔爨廪爨也。疏曰祭祀之禮饔爨以亨肉廪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廪爨在饔爨之北踖踖敬謹也 **為俎孔碩** 丘氏曰謂載牲體於俎 **或燔或炙** 燔音煩炙音隻。箋曰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燔肉炙肝皆從獻之俎也。疏曰特牲云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肝炙也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 **君婦莫莫** 音麥。箋曰君婦謂后也。傳曰莫莫言清靜而敬也。疏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由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為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 **為豆孔庶** 傳曰豆謂內羞庶羞也。疏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

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庶衆多也餌音二餈音茨酏音移膷音勳膮音曉鄭玄注云羊曰膷豕曰膮皆香美之名

爲賓爲客曹氏曰祭終有燕賓之禮不可以不豫備也獻醻交錯箋曰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爵交錯以徧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箋曰古者於旅也語。如字。箋曰卒盡也朱氏曰獲得其宜也。傳曰度法度也

神保是格傳曰格来也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傳曰酢報也

三章述祭祀俎豆之盛而神福之也執爨之人踖踖然敬謹其為俎實之牲體甚大或燔其肉或炙其肝皆從獻之俎也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

莫莫然清靜而敬謹故為內羞庶羞之豆甚多既以

豆獻尸又將與賓客相醻獻皆豫備之也其禮儀盡

合法度於旅也語其笑語盡得其宜也鬼神來格報

以多福而又萬壽以報之也○漢藝文志言秦燔滅

文章顏氏注云燔燒也然則燔是近火燒之如今之

燒肉火焰所及也此詩或燔無傳瓠葉傳云加火曰

燔疏以為加置於火上是燔燒之大雅生民傳云傳

火曰燔疏以為加火燒之文雖小異為燔燒一也此

詩或炙無傳瓠葉傳云炕火曰炙疏以為炕舉也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是炙為遠火也傳音附炕苦浪反。詩記曰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燔肉與炙肝豈得謂之孔碩乎

我孔熯矣熯音罕又然之上。說文曰熯乾貌。今曰中谷有蓷暵其乾矣熯暵同。陳氏曰左傳云外彊中乾馬勞如是人亦如之久勞而乾竭式禮莫愆董氏曰式用也工祝致告傳曰善其事曰工徂賚孝孫箋曰徂往也。傳曰賚予也苾芬孝祀苾音弼又蒲結反芬音紛。釋文曰苾芬馨香也神嗜飲食嗜音視卜爾百福錢氏曰卜前知也。今曰天保君曰卜爾如幾如式幾音機。曹氏曰幾者吉之先見也式者有常式其所當得也既齊

既稷也疏曰王肅云齊整也○傳曰稷疾也既匡既敕也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蘓氏曰敕戒也

永錫爾極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時萬時億

四章述飲福之事也我祭祀甚勞筋力既竭而用禮皆無愆過異於跛倚臨祭矣於是工善之祝致神意以告主人謂致嘏辭也因以所嘏之物往予之謂飲福受胙也此由孝孫飲食苾芬馨香以之孝敬享祀故神歆饗爾之飲食予以百種之福使如幾之先見使如式之有常爾之祭祀既整齊既稷疾既誠正既

戒敕故錫爾以中其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不言錫福而曰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云者猶曰天誘其衷也疏曰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畧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箋曰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錢氏曰為尸出當奏肆夏也孝孫徂位箋曰徂位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工祝致告傳曰告利成也。詩記曰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疏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

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ㄴ尸有尊親及賔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賔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謖音縮起也

神具醉止箋曰具皆也○疏曰所祭羣廟非止一神也

皇尸載起傳曰皇大也○朱氏曰尊稱之也○箋曰載則也

鼓鐘送尸疏曰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今日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

神保聿歸諸宰君婦

廢徹不遲徹音轍○箋曰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錢氏曰諸宰膳夫及其屬也膳夫徹王之胙俎其餘則其屬徹之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

五章述祭畢將燕私之事也禮儀既畢備矣鐘鼓既戒爲尸出當奏肆夏預設以待之也以祭禮畢主祭

孝孫復徃堂下西面之位工祝致告利成致尸意言養禮畢也所祭羣廟非止一也神皆醉矣皇尸則起而歸矣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先巳戒之至此乃奏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去籩豆皆敏疾而不遲不以禮終而惰也祭祀畢歸賔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宴所以尊賔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朱氏曰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以綏後禄傳曰綏安也爾殽既將傳曰將行也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稽音啓○箋曰小大猶長幼也○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箋曰惠順也○時解見魚麗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傳曰替廢也引長也

六章述燕私之事也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且於祭既受禄矣故以燕為安受後禄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

皆歡慶既已醉飽小大長幼稽首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無所不盡祭統所謂外則盡物内則盡志也子子孫孫當不廢替而長行之刺今之廢禮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疏曰言成王能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而幽

王不能脩之非責幽王今奉禹功也。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為水之所汨而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廣五服為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於海路自荒服而達於畿之謂也

楚茨信南山一體之詩楚茨先從傷今說起而後思古信南山便從思古說起即所以傷今矣

信彼南山 董氏曰終南山也 維禹甸之 甸毛音奠鄭音盛。傳曰甸治也。疏曰南山之旁田野得成平田可種殖者本禹治之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李氏曰井田之法實見於周而乃以為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世何也疏云論語說禹盡力乎溝

洫與匠人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葢稷畟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老蘇亦以為井田之興其始於唐虞之世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唐虞啓之以至夏商之世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於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今曰李氏據疏辯田制始虞夏是矣疏本申鄭氏丘乘之意要之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矣不必破甸為乘也韓奕亦云維禹甸之不專言丘乘矣

畇畇原隰 上二字從田從匀音如雲○傳曰墾辟貌辟音闢

曾孫田之 傳曰曽孫成王也○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

○長樂劉氏曰周之後王雖皆可稱曾孫然唯成王為尤盛周家疆理之政考之周官皆至成王而詳備也周

人因暴君慢其經界而思其先王疆理之政捨成王其誰哉姑從毛氏以成王能脩后稷之政故稱曾孫**我疆我理**宜。曹氏曰疆者正其經界。蘊氏曰理者分其土宜。今考王氏以理為治其溝涂但綿詩迺疆迺理之下又言迺宣迺畝宣為宣道溝洫則理不得為治溝涂矣**南東其畝**傳曰或南或東。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首章述成王能奉禹功也禹平治之功不獨終南山以終南在鎬京之南周人朝夕所見故舉終南言之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甸治也禹功人所共推故

言信確辭也禹功固信矣然井田之制至周始備故此原隰之間畇畇然墾闢者又曾孫成王井牧之以成田也不稱成王而稱曾孫者周之田制非一世所成自后稷以來世世積累至成王而後備故繫之后稷而稱曾孫謂能繼后稷之緒也疆之則正其經界理之則分其土宜或南其畞或東其畞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

上天同雲釋天曰冬為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雨雪雰雰雰音雨

諭雰音芬。今曰雰雰雪下貌

益之以霢霂音脉木。釋天曰小雨謂之霢霂。李氏曰杜詩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

既優既渥優音憂渥音握。蘇氏曰瞻卬解曰優多也。今曰渥浹洽也

既霑既足疏曰霑潤也豐足也

生我百穀

次章述天時之和也雪為豐年之兆冬將雪則雲一色雪乃雰雰而下至春又益之以霢霂之小雨既優而多既渥而浹既霑而潤既足而豐故得生我之衆穀也

疆場翼翼場音亦。傳曰場畔也。錢氏曰翼翼整齊也。翼翼考見采薇

黍稷彧彧

音育。傳曰彧彧茂盛貌曾孫之穡代檀傳曰歛之曰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賔畀音秘。箋曰畀予也。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賔謂助祭之賔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賔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齊音劑壽考萬年

三章述秋成祭饗之事也田以井制各有疆界場畔翼翼然整齊其黍稷彧彧然茂盛農民喜悅歸恩於君以為皆吾君之穡謂秋毫皆君賜也以此黍稷為酒食而祭祀畀我尸與賔則吾君得壽考萬年之福此年豐民樂祝頌其君之辭

中田有廬音閭。箋曰田中農人作廬以便其田事。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詩記曰後漢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畞公田十畞廬舍在内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畞内除二十畞爲八家治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畞其中爲公田八家每廬舍二畞半疆埸有瓜疏曰徧檢書傳未見君子稅民瓜以共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植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歛而藏之凡祭祀賔客共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云天子植瓜華不歛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蓏羅之上聲是剝是菹剝音駁菹音祖。曹氏曰菹淹菜也。今曰是剝謂以刀剝瓜削治之也是菹謂以瓜爲菹淹漬之也獻之皇祖箋曰皇君也皇祖先祖也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四章形容民和之意也農民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新熟願獻於天子俾剝而削治之菹而淹漬之以祭祀而獻皇祖令君得壽考之福也方其削治未定為菹故言是剝及已淹漬知是菹故言是菹天子不賦民瓜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欲獻之野人美芹之意民和而後神降之福也

祭以清酒丘氏曰清潔之酒從以騂牡騂息營反○傳曰周尚赤也享于祖考疏曰享獻也執其鸞刀傳曰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疏曰鸞鈴也刀環有鈴郊特牲云割

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以啓其毛**箋曰毛以告純也○疏曰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云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曰毛以示物韋昭云物色也是毛以告純**取其血膋**音聊○箋曰血以告殺膋以升臭○疏曰韋昭云明不因故也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云卿大夫鸞刀以封取膟膋則此亦卿大夫也膟音律封音奎

五章述祭祀割牲之事也祭祀以清潔之酒加以赤色之牲乃令卿大夫執持其有鈴之刀以開其牲之皮毛以告純也又取其血以告殺取其脂膋以升臭

也○清酒二出戕以旱麓清酒既載為三酒之清酒以此詩祭以清酒為非三酒之清酒此詩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五齊三酒也疏謂載則盛之尊中可言三酒之清酒祭神三酒乃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此詩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要之詩人言清酒皆謂清潔之酒猶鳧鷖言爾酒既清烈祖既載清酤鄭氏好以禮說詩率多牽强失詩人平易之旨此因祭字而為異說耳○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

中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注云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王氏及長樂劉氏以為王執鸞刀以親殺與祭義異

是烝是享傳曰烝進也今曰烝畀祖妣不必以為烝嘗之烝苾苾芬芬苾音弼又蒲結反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疏曰皇美大之報以介福疏曰介大也萬壽無疆

末章述祭祀受福也是進是獻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祀禮於是則甚明著也先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

福而使之萬壽無疆也李氏曰數詩辭雖不同其意則一皆是言福禄之報本於祭祀又本於黍稷也張文潛云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脩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修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安寧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此說盡之矣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詩緝卷二十二

謹案第七頁前七行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刊本濟

訛齊據左傳杜預注改

第七頁前八行非譚獨然刊本然訛能據毛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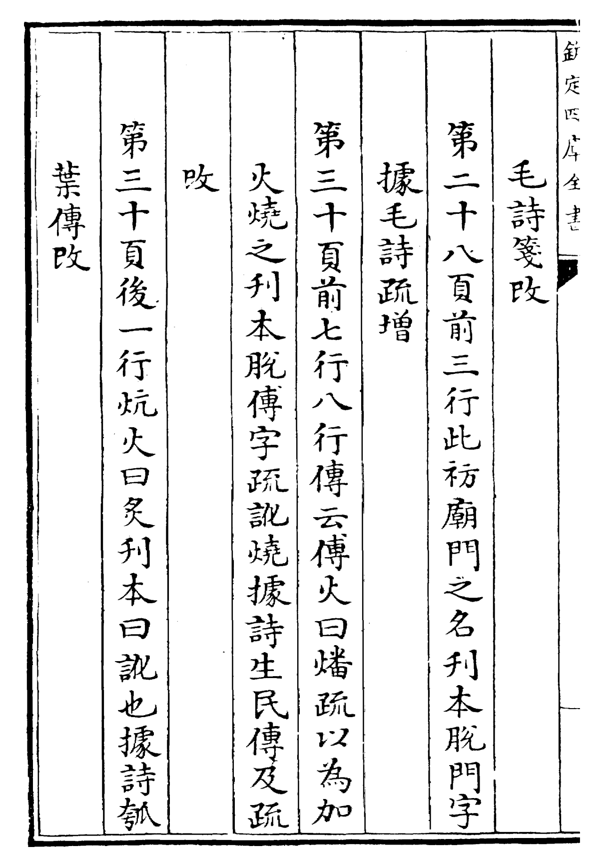
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八行箋曰偕偕同也士子已之

屬也案各本毛詩箋俱無此二語疑此有誤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音或刊本或訛或今改

第二十六頁前三行與與蕃廡貌刊本廡訛無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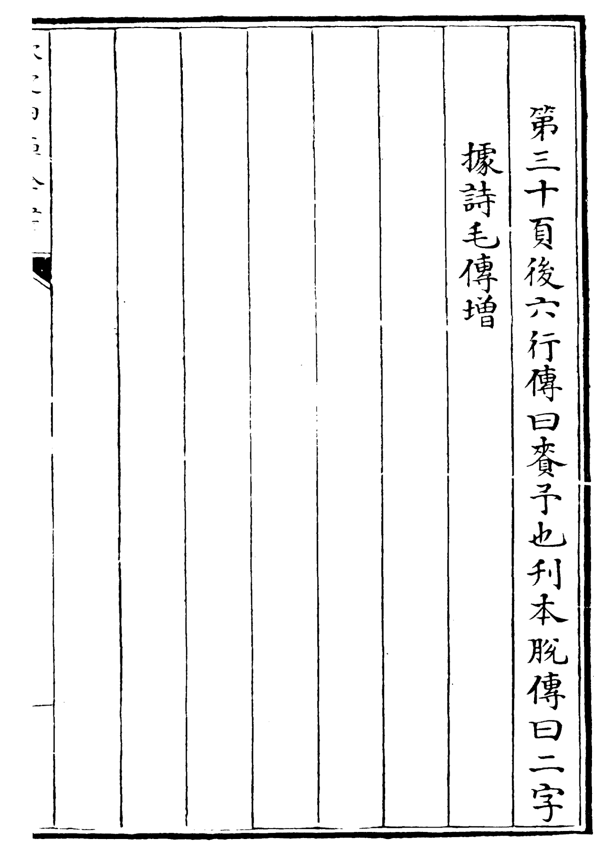


毛詩箋攷

第二十八頁前三行此祊廟門之名刋本脱門字據毛詩疏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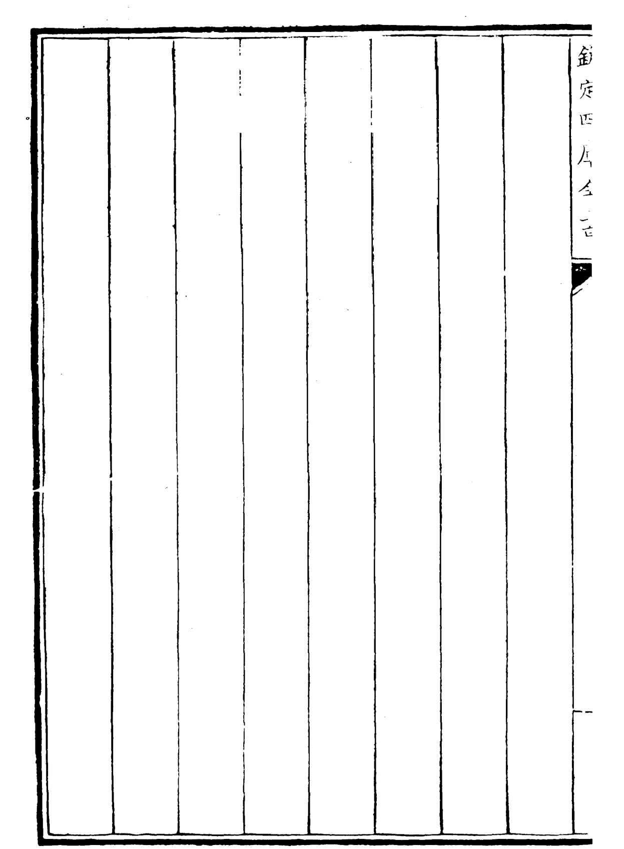
第三十頁前七行八行傳云傳火曰燔疏以為加火燒之刋本脱傳字疏訛燒據詩生民傳及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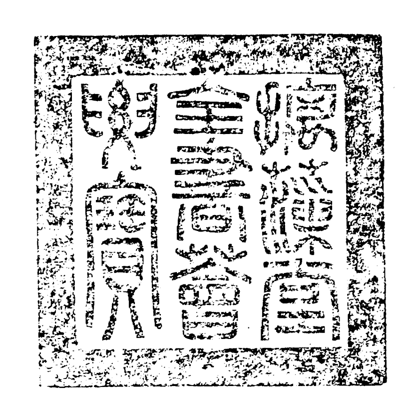
第三十頁後一行炕火曰炙刋本曰訛也據詩瓠葉傳改



第三十頁後六行傳曰賚予也刊本脫傳曰二字

據詩毛傳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舉人臣汪元亮